



宋斐如文集

卷三



宋斐如文集 卷三

第三輯 日本軍事外交

第四輯 日本政治

深圳台盟 主 編

楊 益 群 執行主編（特邀）

宋斐如文集。卷三，抗日運動 / 宋斐如著。--

臺北市：海峽學術，2006[民95]

面；公分

ISBN 986-7359-38-0(平裝)

1. 中日戰爭(1937-1945) 2. 中國 - 歷史 -
民國 26-34 年(1937-1945)

628.5

94026003

宋斐如文集卷三

第三輯・日本軍事外交
第四輯・日本政治

著者 宋斐如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6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一一) 八六六二二五五九 傳真：(〇一一) 八六六二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ervice@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理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一一) 二六六七七八八 傳真：(〇一一) 二六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一一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〇一一) 二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〇一一)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香港總經理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二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十室

電話：(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九八 傳真：(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理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一二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二) 二五八五四四四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定價 二五〇元(平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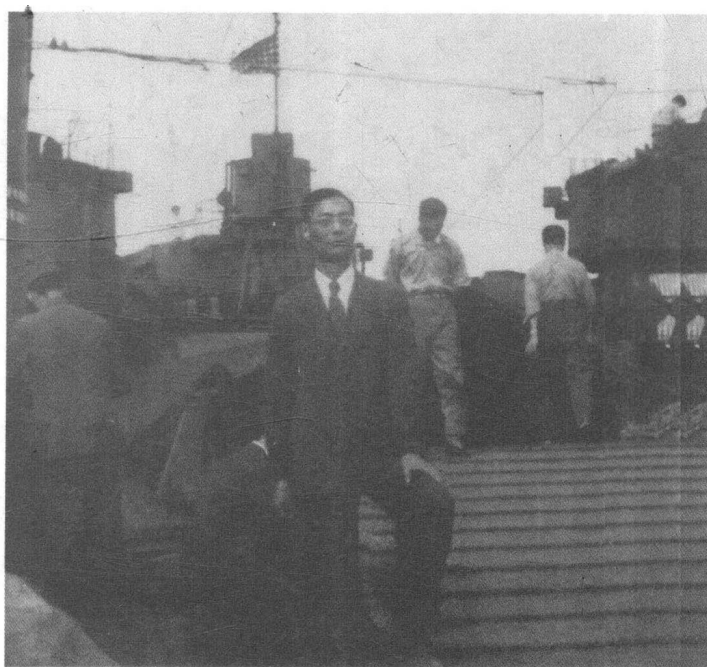
副機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86-7359-38-0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抗戰時期的宋斐如



抗戰中的宋斐如

戰時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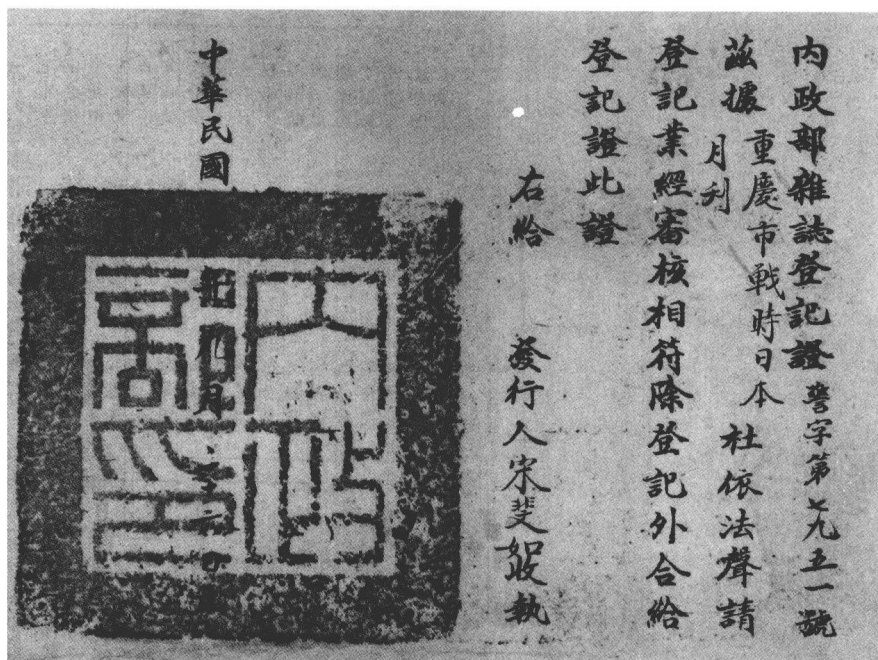
宋斐如主編

生活書店特約經售
二十七年八月一日





1941 年 6 月《戰時日本》登記聲請書



1941 年 9 月 26 日內政部發給《戰時日本》雜誌的登記證



宋斐如分別發表在
《時事類編》上抗擊日寇
之檄文

本刊特約撰述 (以姓氏筆畫多少爲序)	
王凡生	周伯棣
王芸生	周伊武
王亞南	周志文
王紀元	胡愈之
方秋華	施存統
戈寶權	徐繩祖
艾秀華	思謙
池田幸子	郭沫若
杜若君	郭沫若
杜國庠	郭沫若
邵鍾麟	高瑞度
何雲	龐地
李季谷	程希孟
李景福	許世英
青山和夫	許世英
金仲華	許世英
金則人	許世英
金寶	許世英
張友漁	張友漁
張季聲	張季聲
張鐵生	張鐵生
張明	張明
陳正飛	陳正飛
陳北鵬	陳北鵬
陳豹隱	陳豹隱
陳博生	陳博生
曹樹銘	曹樹銘
彭芳銘	彭芳銘
馮和法	馮和法
鄭森禹	鄭森禹
劉希甯	劉希甯
劉伯樞	劉伯樞
劉尊棋	劉尊棋
藍天照	藍天照
簡泰燾	簡泰燾
汪維生	汪維生

《戰時日本》特約撰稿員

目錄

宋斐如文集 卷三

第三輯 日本軍事外交

東條內閣內外動向的檢討（一九四二年九月）／3

日本戰時外交及其動向（一九四三年一月）／12

日本的軍事動向與我們的警惕（一九四三年二月）／21

日本最近軍事動向（一九四三年六月）／29

蘇日會馬上爆發戰爭嗎？（一九四三年八月）／33

日寇一年來的決戰設施（一九四四年三月）／40

第四輯 日本政治

日本無產政黨的研究（一九三〇年十二月）／61

日本新內閣之前途的黯淡（一九三一年一月）／120

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127

一年來的日本（一九三八年一月）／155

日本右翼運動最近的狂態（一九三八年五月）／162

日本近衛內閣改組與軍部法西斯政府的確立（一九三八年六月）／170

近衛內閣改組與今後動向（一九三八年六月）／179

日本「革新派」的人物（一九三八年七月）／186

戰時日本社會危機的發展（一九三八年八月）／192

日本工潮新階段的開始（一九三九年四月）／201

二年來沒落過程上的日本內政（一九三九年八月）／203

日本外務省派閥鬥爭及其背景

——戰時鬥爭激烈化的秘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213

泥塘中的日本內政（一九四〇年一月）／220

戰爭第四年日本政治總檢討（一九四〇年一月）／222

日寇特殊經濟基礎上的政治和社會（一九四〇年九月）／232

日本的欽定憲法與陰性議會（一九四一年十一月）／240

日本特殊選舉制與官僚政黨（一九四二年一月）／248

日寇國民政治的沒落——國民政治組織的糾紛（一九四三年十二月）／256

日本戰時議會本質的檢討（一九四四年一月）／264

如何鑷除日本軍權政治（一九四六年一月）／274

日本軍權政治終結與日本人民應有之努力（一九四六年一月）／278

第三輯

日本軍事外交

東條內閣內外動向的檢討

一、為何先南進

當近衛將首相交椅讓給東條的時候，日本的臨戰體制已被推到參戰的前一步。當時剩下的問題就是北攻好呢？南進好呢？當然，這只是一個時間先後的問題。日本朝野，持北攻之論者有之，主南進之論者也有之。前者以荒木貞夫為倡導者，他回想當年「出征」西伯利亞的經過，常以日本功虧一簣，深感遺憾。去年八月十五日他還在《國民新聞》上發表日本應貫徹攻蘇的主張，意謂：「……憶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吾人出兵西伯利亞時所獲經驗，不論多大抱負，滿腹經綸，即有一定方針，若無貫徹始終之決心與奮鬥到底之毅力，終至功虧一簣，當時情形即是如此，吾人出兵西伯利亞，即缺乏其最後之努力，為未收如期戰果，今仍引為遺憾。歷史不斷循環，此理今仍不變」。言下噓噓，大有無上感慨之況，但事實不如是簡單，荒木儘管作其北攻未圓的美夢，但南方資源的引誘，更為強烈。日本北攻的前提，是南進的成功，即其內部的穩健派，如元老重臣派及財閥等，也皆反對北攻。日本北攻蘇聯，為一極大冒險，即令不於短期內為蘇聯擊潰，其作戰也必拖延很久，軍需必不能繼續。欲作長期戰須先安定戰爭資源。當時美國對於日本北攻，也監視甚嚴，日本在未探得美國真意以前，北攻更為冒險。美國要求日本根本改變態度，始逼日本內閣更迭，東條雖然武裝了內閣，事實更不能不考慮美國態度，故須先解決南方問題而後北攻。是以東條內閣一面喧嚷北攻，同時又加緊對美的談判。

在美日談判進行中，日本軍部一再對美故作恫嚇之詞，自非偶然。上海敵軍機關報，《大陸新報》，以《德軍勝利所給予國際政局之影響》為題，大發厥論，稱：「美國亟

切盼於蘇聯未被德軍擊潰以前，由美日會談求得對日和解；日本此時無須亟亟期待美日會談有何成果。德軍在蘇之勝利，已最令日本在國際政局中之地位，趨於有利，英美此際不如重新承認遠東之事委諸遠東人之原則，方為得來」（去年九月廿二日）。

該報更於去年十一月七日倡言：「東條內閣之成立即以大膽打破此僵局（指美日談判）為目的」。當時，日本的外交重心在南方，南方政治問題不能解決，北進攻蘇自是失其理論的根據，沒有北攻的經濟基礎而倡言軍事北攻，終於變成空論。南進的理論終究贏了北攻的空談。日本軍事評論家及經濟專家，提供了更確切的理論根據。

二、南進的理論

日本朝野自前年以來因侵華戰爭曠久不決，乃高唱其「東亞共榮論」，企圖擴大戰爭範圍，欲於「世界範圍內」解決「中國事變」，其公開倡言征服的地域，已經擴大甚多，但想深慮切之士，尚不敢明言西伯利亞，而限其「共榮圈」於包括南洋各地。當時日本最感頭痛的問題，就是自己的經濟關係須依存於英美及其勢力圈，但受英美的經濟制裁日益加緊，又須擺脫英美以自立。這才是北攻的界石，南進的推進機。所以日本一般盛倡：改變從前的經濟觀與世界觀，以確立包括南洋的東亞共榮圈。日政府當局也一再聲明南洋為「東亞新秩序」的一環，南洋已非單純通商外交的對象，甚至揚言南洋為其生命線，而欲排擊第三國勢力出於線外。當時，日本對外行動的代表指出如下：

第一，日本的經濟機構，擺脫依存英美的體制；

第二，強化德意日軸心的作用，調整蘇日外交；

第三，如不得已時，日本須有對英美行使武力的決心。

——日本軍事評論家匝瑳胤次，去年《改造》時局版九月號。

匝王差氏於是提出世界經濟四分論，以為未來的世界經濟，必將分成歐洲「部落克」、東亞「部落克」、英美「部落克」，及蘇聯「部落克」。當他論所謂東亞「部落克」時，也不過主張：「東亞國防體制的確立，必須荷印、安南、菲律賓、泰國及馬來亞的參加」。日本必欲先得南洋，經濟的動機大過戰略的動機。

三、南洋資源的引誘

日本經濟對外的依存性，還尚極其強烈：原料須由外國輸入，製品又須推銷於外國市場，近年來依存美國的程度，驟然增高，一九三九年日本對美洲的貿易總額達一八五，五〇〇餘萬元，在日本對太平洋貿易總額中占至三七·九%。只就美國及加拿大言；即占至三六·七%（據佐藤弘著《太平洋經濟學》）。美國及加拿大的資源極其豐富，對日貿易年年出超，其輸出物品，為戰爭、工業生產乃至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棉花、石油、鋼、鐵、機器及零件（包括飛機）、木漿、木材、鋁、及製品、鉛及其製品、半製品、全製品。美國對日出超為三六，〇〇〇萬元。加拿大出超也約一一，〇〇〇萬元。日本輸美加的物品，以生絲為大宗，屬於奢侈品。於此可知日本經濟機構如何依存於美洲，一二年來，日本經濟學者高聲呼叫：日本須急速改變其對美洲的依存關係，而美國敢於對日表示強硬，原因在此。

日本欲改進對美經濟依存關係的方向，在於開拓西太平洋以代替東太平洋，實言之，即確立日本的西太平洋經濟圈，包括香港、安南、海峽殖民地、菲律賓、荷印、澳洲及新西蘭。這些地方，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止，在日本對太平洋貿易中占很低的地位，一二·四%。但是這些地方的資源，卻強烈引誘著日本。安南及泰國的米產，澳洲的羊毛，

海峽殖民地及菲律賓的鐵、錫及橡皮，荷印的石油、金雞納霜、胡椒、棕欖油、橡皮、椰子、茶、咖啡、砂糖、烟草以及各種礦產，都是世界的名產。單就荷印講，金雞納霜年產一萬噸，占世界總產量的九三%，胡椒產額占世界八二%，棕欖油占世界第一位（二十二萬噸），橡皮年產三十萬噸，椰子年產三八萬噸，皆占世界第二位，茶、咖啡及糖，占世界第四位，米占第五位，烟草占第六位。又在礦產中，錫年產七四〇萬噸，占世界第三位，原油產七四〇萬噸，占世界第六位。其中尤以蘇門答臘、婆羅洲及爪哇，石油藏量甚豐，其年產量約當日本產量三十六（？）萬噸的二十一倍，約當日本年消費額三八八萬噸的兩倍（以上均據佐藤弘同著，載日文《日本評論》一九四一年八月號）。

此外，南洋各地還擁有一三，〇〇〇萬以上的人口，對於日本支柱工業的纖維工業品，如人造絲織品、棉織品、生絲及人造絲、纖維原料，都是一個大主顧。這麼多的人口，以前對日貨的購買，雖不算太大，但若其市場歸日本獨占後，情形自必兩樣。此種情形若與西伯利亞比較，直如小巫見大巫。南洋的氣候，又為日本人民所喜歡；西伯利亞的寒冷及乾燥，日本人民大多視為畏途。所以日本北攻的意義，軍事重於經濟，僅就軍事戰略一點言，南洋地位也甚重要，西隔印度洋可與歐洲非洲毗連，東臨太平洋而與南北美洲混成一片，日本欲與英美爭霸，南洋為必得之據點。

企圖獨霸亞洲而又處於資源饑餓線上的日本，自然不能不重視此經濟軍事重點的南洋，日本攫取此地資源的方法，原有戰爭與政治兩種方法，日本政府未嘗不想以政治方法達到目的，故在年底以前日本的南進武力只推至安南，一舉一動，都要看看美國的臉色。

四、對美談判無結果

日本垂涎著南洋各地的資源，認為這些地方沒有抵抗力量，即其宗主國的英法荷也

已暴露無力，支持頹勢的唯一柱石，就是美國。美國已成日本南進的眼中釘，而必須拔去，其方法不是親和就是戰爭。

希特勒用盡種種的方法，要拉日本北進來攻蘇聯：強迫維琪政府割讓安南給日本，率先承認偽汪政府；但日本為其自己打算，始終保持觀望態度，努力首先解除後顧之憂，美日談判遂至斷斷續續拖延了兩個多月，日本對美外交，在近衛的任期，沒有放棄親善的幻想，美日能否媾婚至東條上台前夕，達到非要決定不可的階段。東條內閣對擴大戰爭，在其上台時雖已彎弓勒馬，勢在必發，不能北攻也須南進，自日本看來，其關鍵完全在於美國的真意與虛實。日本已非迅速確定此真意與虛實不可了，於是，繼野村之後，增派來栖，用意已略與以前不同，再遣若杉□，態度暴露出更積極而焦急。

走在戰爭前面的日本對美外交姿態，吾人早即論及，日已不復是對美依賴、央托或懇求，而是刺探的、強硬的、戰爭的了。日本必須以強硬的手勢，刺探美國的真意與虛實，以決定戰爭的步伐與方向。日本的腹案是：德國若能很快攻到莫斯科，則可發動國軍北攻蘇聯，否則不暫觀望，亦須改變方針。同時美國若肯袖手旁觀，並由它在美洲南洋等地採購戰爭必需品。則日本北攻的勇氣，也可以增加，因此，東條上台後對美的態度，仍是硬中帶軟。例如日本外務省機關報，英文《廣知時報》當時曾對美國提出警告如下：「美國倘仍利用海參威，為運輸美國物資赴蘇之路線，則戰爭有延及遠東之虞，美國如欲對蘇實行有效適當之援助，則改善太平洋關係，當於美方有利。此種關係之調整，應以正確理解『東亞和平機構』中，須以日本政策為基礎。美國欲有效的援助蘇聯，故欲使援助蘇物資，經由海參威運蘇，而善意的日本，自極重要」（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日社評）。

但以美日的根本矛盾無法調和，終致日本所希冀的美國姑息政策落空，實際所表現的，只是態度強硬而包圍日本又日益加緊，漸顯經濟制裁到軍事包圍的姿態。美國雖無

意即與日本戰爭，但其願以經濟制裁及軍事包圍兩把刀夾迫日本屈服，卻是事實。日本方面由海軍出頭應變，東條的海相龜田繁太郎，十月十九日向全國發表談話，竟稱：「日本海軍已完成一切準備，不僅擬解決『中國事變』，且擬應付當前局勢中之任何變化」。這不但是對美恫嚇，並是對日本國民的警告與暗示，所以日本各派均應聲強調對美戰爭的準備。

美日談判露出無改善結果的希望時，日本完全確定了狡猾的手法，一面繼續偵察太平洋的情勢，一面準備伺機而動。所以在美日談判還打得火熱的時候，日本海軍節節向南太平洋集中，狐嘴向北嘔，而魔手卻向南伸進。前緬甸總理宇素向日本第五縱隊，供給秘密資料，加強了日本海軍發動的勇氣，太平洋戰爭終於在英美軍人還在安樂過周末的時候，突然爆發了。

五、「戰爭」與日本內政

日本採用自殺的手段南進，特種潛艇、特種飛機等等的採用，直以日本人民為戰爭機器，由於這種莫大犧牲與非人道的自滅政策，贏得了太平洋上暫時的勝利，武力南進獲得了意外的成果，東至阿留申群島的北端，西至孟加拉灣，南至澳洲中部，皆為獸蹄所踐踏。同時，在自然條件上也算占住了南洋豐富的資源，特別是戰爭資源。

日本南進的一時成功，是軍部冒險家的成功，直接影響日本兩大官僚勢力，起了決定的變化。元老重臣派不願意擴大戰爭，而軍部悍然為之，並且得到一時的勝利，於是軍事官僚的氣焰大漲，貴族官僚及其他的穩健派，在政界的地位一落千丈，近衛輩人幾乎完全退到後台，本屆總選舉的結果，民政與政友等有關的議席大為減少，而親軍派政黨的議員，占了壓倒的多數，政黨的力量漸以大政翼贊會為橋梁，建立起軍閥支配的單